

少女误陷招工骗局被迫卖淫 落入风尘的她们为何不愿回家？

“

以招工为名从温州将少女骗到合肥、武汉，先关“禁闭”，再强迫少女长时间观看淫秽录像，为少女“洗脑”，如果洗脑不成功，再半夜把她们带到山上，全裸殴打，并威胁如果不从就抛之荒野喂狼，以此相逼。

目前，合肥市公安局望湖派出所成功摧毁多个卖淫窝点，解救出多名被迫卖淫的少女。让人叹息的是，由于被逼长期卖淫，一些少女已经习惯，不愿意回家，还有一些精神已经出现异常。

本报记者 王涛

制图 方倩

》小姐接客 老板望风

今年9月份，望湖派出所民警接到举报，辖区宁国路附近的贾小郢有人站街招嫖，影响社会风气，破坏城市形象，群众希望警方能尽快打击。

接到举报后，警方立即派出侦查员。通过调查，侦查员发现，当地

确实存在卖淫嫖娼现象，一些年纪约十七八岁的姑娘站在街边，看到有男性经过就上前询问：“可敲背？”如果对方搭话，“生意”基本上就成了，双方谈好价格后，招嫖女就会把嫖客带到附近的出租屋，进行肮脏交易。而在此过程中，卖淫女附近

会有另一名中年女子负责观望，此人就是“鸡头”贾某。

查清情况后，警方决定收网，遂派出多名人员在事发地附近埋伏，成功在一间出租屋内抓获正在交易的卖淫女和嫖客，与此同时，正在望风的“鸡头”贾某也被抓获归案。

》招聘技师 实为卖淫

据贾某交代，她今年41岁，淮南人，多年前来到合肥，原本跟丈夫一起在合肥打工，但一直嫌工资太少。听别人说带小姐卖淫可以赚大钱，她决定辞职，并于今年3月份“入行”。

她先是在贾小郢附近租了一间门面，开了一家美容店，但这个店只

是个幌子，里面甚至连美容美发所使用的必备工具都没有，贾某就是用该店来掩护组织卖淫。

之后，贾某贴出了招工广告，以招技师为名，招聘年轻女孩。有些女孩在应聘前就知道是要做什么“工作”，但也有一些并不知道，应聘后落

入火坑。

就这样，贾某成功招聘到7名女孩，其中最大的19岁，最小的才15岁。紧接着，她又以低廉的价格，租用了4间小房间做卖淫场所，“生意”开张了，卖淫女卖淫所得赃款，她可以提取3成。

》享受“生活” 不愿回家

警方对几名卖淫女进行调查发现，她们大多来自云南、贵州、湖北等地，因为家在农村，家境贫寒，本想出门打工赚钱，不料沦为卖淫女。

在贾某“下属”的7名卖淫女中，

时间最长的已卖淫1年多，最短的也有半年左右。警方本想把她们遣送回老家，但没想到，其中大部分卖淫女竟不愿意回家。

据了解，这些卖淫女中除了一小

部分租房住之外，大部分平时都是住宾馆，消费方面也很阔绰。一名卖淫女竟然告诉民警：“我赚了钱就是要享受的，要住得好、吃得好、用得好。我不回老家，老家那么穷，回去没法生活。”

》女孩不从 录像“洗脑”

在捣毁该卖淫窝点之前，今年8月份，望湖所还配合云南警方捣毁另一个温州籍、家族式卖淫团伙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威逼少女卖淫的方法，就是该团伙的拿手好戏。

这个团伙的卖淫女都是被拐骗而来，其中有人逃回老家，向当地警方报案，称自己被拐骗到合肥卖淫，

还有很多姐妹在合肥。云南警方在调查该起案件时，锁定一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合肥，遂追踪而来。

据警方调查，该团伙的成员都是亲戚，至少有9名以上男性成员，他们在云南、贵州等地，以招人到温州打工为名，抛出月薪5000元的诱饵，诱骗少女报名。

女孩们应聘之后，会被带到合肥、武汉等地卖淫。因为都是年纪不大的姑娘，几乎所有人一开始都对卖淫十分抵触。为了让女孩们顺从，刚被带到合肥，嫌疑人就把她们单独锁在小房间内，之后，再强迫她们长时间观看淫秽录像，为她们“洗脑”。

》被迫卖淫 精神异常

有些女孩“洗脑”成功，从此沦为卖淫女，对于“洗脑”没成功的倔强女孩，嫌疑人则会在半夜开车把他们带往大蜀山，在山上剥光衣服殴打，并以丢在山上喂狼威胁，直到她们顺从。

该团伙还有一个十分狡猾的手

段，他们让女孩们的家人在老家银行开设户头，每月固定时间，往每个户头上存5000元“工资”，从不拖欠。而这一招，也让很多女孩最终认命了。

警方在调查中发现，这个窝点有十余名女孩，由于受到嫌疑人的

威逼、殴打，从事卖淫活动，一些女孩的精神状态已出现异常。目前，该起案件已移交云南警方。望湖派出所在此之后又连续出击，取缔小美容院20家，同时销毁收缴赌博机760余台，有效地净化了辖区的社会风气。

死都不怕，还怕生活没意思？

中年女子候车室“稀里糊涂”喝下农药

星报讯(朱蕾 记者 张敏 鲁龙飞) 昨天11:30许，合肥市南门换乘中心候车室内，一名中年妇女喝下了随身携带的农药。几分钟后，候车的乘客才发现该女子口吐白沫，栽倒在地。

妇女身旁的乘客发现了白色塑料小瓶，大喊“不得了，有人喝农药了。”闻讯后，周围群众迅速拨打报警电话和120，包

河巡警602巡控车赶到后，配合120急救人员将该名妇女送往合肥市三院抢救，此时，该妇女已神志不清。

经过医护人员洗胃等一番抢救后，中年妇女苏醒过来。她告诉民警自己叫李晓霞，今年42岁。“你家在哪？为什么要喝农药？”记者问道，该妇女双眼瞪着天花板，语气微弱，“死了好好啊，活着多没意思。”“现

在感觉怎么样？哪里不舒服？”记者追问，妇女吐了吐舌头说，“就是舌头有点麻。”但当问及家庭地址和联系方式时，妇女却一连说了好几个不知道。但她告诉记者，当天上午她一个人乘车来到合肥，在南门换乘中心附近溜达时花钱买了这瓶农药，之后自己就“稀里糊涂”喝了下去。

记者看到，病床旁的农药瓶子上面标

注为“氯氰菊酯”。据主治医生介绍，病人送来时已经神志不清，目前还未脱离生命危险，需留院观察，“经过洗胃后，如果涉毒太多，残余在体内的毒素会对病人的身体器官产生一定损伤。”

据了解，“氯氰菊酯”是一种常见的除草剂，具有强毒性。到记者离开时，该妇女家人仍未出现。